

伪满洲国

「第二部 辽河风云」

杨大群◎著

演义

白山出版社



【伪满洲国演义】第二部

辽河风云

杨大群 著

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辽河风云 / 杨大群著. — 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2. 6

(伪满洲国演义; 2)

ISBN 978-7-80687-826-2

I. ①辽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8135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

邮 编: 110013

电 话: 024-28888689
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
责任编辑: 邢志有 宋 杰

装帧设计: 王 婷

责任校对: 崔传业

印 刷: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mm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~10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7-826-2

定 价: 178.00元 (全六册)

调寄《鹧鸪天》

莽莽荒原战事稠，滔滔辽水伴血流。
强梁父子拥兵刃，坐镇关东历数秋。
先匪首，后封侯，风云股掌用权谋。
南门帅府今犹在，褒贬是非说不休。

目 录

第一回 一

天灾人祸张作霖为匪
绝佳婚配小六子娶亲

第二回 二三

薛洪达辽河套巧遇奇文
祭开河闹冰排死里逃生

第三回 五一

张作霖玩金蝉狡计脱壳
薛洪达再避祸夜钓双鲤

第四回 七〇

薛太爷过大寿喜接荞麦花
薛公子烧龙旗再走辽河套



第五回 八八

施巧计假送亲格格大义

躲追捕扮神父洪达离乡

第六回 一〇九

设花宴酒攻心枪毙马弁

逼二虎夺吉黑东北称王

第七回 一三八

过寿诞花果山作霖封侯

和事佬不和事直奉大战



第一回

天灾人祸张作霖为匪
绝佳婚配小六子娶亲

这夜里天还黑糊糊着呢，小鸡子还没有张嘴打鸣，月亮是落下西山了，可大毛头星还贼拉地亮着。突然，就像地裂山崩一样，村子的一头响起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本来夜里就闷热，家家户户正开门亮窗地睡大觉。白天老百姓在地里用笊帚和柳条子赶打蝗虫满地跑，都累折了腰，趁着黑天蝗虫挂满一树像黄蘑菇一样，猫在草棵子里滚成球，人们才连滚带爬地回到破土房子里倒头睡去。开春下了一场透雨，都指望碰上好年景了，可八辈也没想到，小苗齐刷刷地刚拱出土就被蝗虫啃光了，天灾呀！如果大辽河再早断流，打鱼捞虾也没指望。老人们说，辽河套要出逆种，才会出现这样大的灾荒之年呀！为解心头之恨，人们只有狠劲地扑打蝗虫。方才，这一顿火爆的响动，把老百姓都震蒙头了，寻思蝗虫夜里炸了窝，辽河套要被这次大蝗灾给灭了！这些个日子，老天压根儿没有掉下一个雨点儿，整个辽河套大片的土地都干旱得裂开口子，把手掌伸进地裂子里，从地底冒出的热气烫得浑身发麻，好像太阳要把地面上的一切都烤干似的。人们能看见的多是从地裂子爬出来的小红蜘蛛，红得像一滴血，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告诉你：“那红蜘蛛呀，就是地神告诫人们，那蜘蛛就是血变的！”老年人双手捂脸，混浊的泪水从指缝滴下来。

往日百里辽河套是绿洲，那柳毛甸子雪盖三尺深也还能看见绿色，辽河冰冻三尺，水仍然清澈见底，而今你托在手掌里的虫卵，眨巴眼工夫就扑噜出翅膀了，扭头回脖子工夫，就变成黄乎乎的飞得遮天盖日的蝗虫，

绝天灾
佳人配
小六子
作霖为
娶亲

把地里的刚出苗的庄稼和叶子、地上的草皮子啃得光秃秃的。

眼下是高潮期，饿红了眼的蝗虫别说是庄稼树木，就是一头老牛被它围住也会啃得只剩下骨头架子。老百姓知道，饿疯了的蝗虫不得了呀，就如同下山的猛虎！

这工夫，又是一阵子“噼啪”鞭炮声，赶上打仗了，就是没有大炮声。紧接着“嘀哩哇啦”、“咚咚，咣咣”的喇叭声、铜锣声响起来，把老公鸡打鸣和小狗汪汪吵夜声都盖过去。不知谁从窗户里伸出脑袋喊道：“哎呀！是老张家张小矮子张作霖娶媳妇呀！”

有人眨巴嘴唇说：“怎么瞪着眼睛选蝗虫盖日这一天娶媳妇呀？”

有人接上话，说：“这可太上讲究了，上遮天，下啃地，不当皇上也得唱大戏呀。”

有人一咧嘴，说：“这他妈是哪辈子讲究？纯粹是狗带嚼子胡勒。”

有人一仰脸，说：“唱大戏的穿龙袍呀，假皇上！”

说话工夫，有人“哎呀”一声怪叫：“你们看看，瞧这一大溜子人马，有五里地长，比乾隆回盛京祭陵人马都多老鼻子了。”

有人站在土台顶上跷着脚，比比画画地说：“这也太够架势了，开头的对子马就有上百匹，马身上骑着的人都是身背双枪。胡子中的老手呀。”

“嘿，当年宣统皇上迎娘娘时，才猫叼的几个人，兔子尾巴长的迎亲队伍，从东华门一走出来稀稀落落的。”

“张作霖顶着蝗虫娶媳妇真是了不得呀！也许能日后火爆兴旺起来。这叫顶多大灾享多大福！”

“哎，他才当几年胡子？就算是属王八的四爪划拉也弄不来这么多钱财呀！”

“哎呦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跟张作霖拉过腕子搭手（一起干胡子）的，都说他肚子里的心眼跟葡萄似的一串一串的。他从小就有心计，草棵子里放草绳子，从不踩，骗腿迈过去，他怕万一蛇咬了他的脚跟。在生人家吃饭，他看主人眼珠子转快当了，从来就不先吃一口。他从小念过几天私塾，当念到天地尊亲师时，抬腿就把书本踢下粪坑，泼口大骂：‘念书好，肚子也念不饱，念不出金元宝来，什么安邦治国平天下？掏大户去。’人家跟他说：‘张小矮子，大户人家都有枪，闹不好丢了脑袋。’张作霖说：‘你是傻瓜亲娘舅也不放过，我不管穷人富人，我爹有钱也照

样抢。穷人？谁让他穷了，穷人得有穷骨头，也别磨不开面子，再穷富人面前也得掏把虱子来。’”

这时，娶亲的鼓乐队贴着马队的屁股狠劲地吹，有个背两把匣子枪的胖子，有人认识他，是胡子的小头目叫张景惠，还觉得不够劲儿，大声喊叫：“吹！吹！吹！往死给我吹，我这里赏袁大头！”说着白亮亮的银元往鼓乐队的车上甩。

“咣咣咣！”迎亲的队伍50面铜锣开路，响得震耳根子，紧接着是陪伴新郎的对子马八对，表示八辈子都发，对子马后边车上拉着一面大福字和一面大财字的红喜牌，再后边是手枪队。张作霖骑在快腿小红枣马背上，身穿紫红袍（表示红得发紫），八块瓦红缎子帽头，红宝石疙瘩，绿翡翠帽正，下半身黄缎裤子，身披双红带子，一朵大红花好像在他胸前掏个洞似的。金马镫里套着薄底红皮靴，简直像一只正在燃烧着的红蜡烛。在新郎马屁股后头，是由四个脸蛋子上抹着厚胭脂的女陪娘，拥着一顶八人抬得披红挂彩球的大轿。一路上，小喇叭吹得浪不丢的，抬轿子轿夫走着狗绕纹碎步，那个陪嫁婆子手里拿块绿缎子手帕，走出几步就抻着比大车轴还粗的脖子喊：“新郎做高官，伸手摸着天。”这句词被卖呆的（看热闹的）人听见了大笑：“摸着天？吹吧，连旗杆顶也摸不着哇。”又有人说：“就他那熊样，没有饭勺子把高，连新娘子的奶头也够不着。”惹得一大群人都跟着起哄大笑。“不怕个子矮和高，福禄寿贵全得着。”陪嫁婆子以为大家是笑她说得好听，喊得更来劲儿了。

张作霖的祖父叫张永贵，早年从河北闯关东，走到大辽河边上上的海城，他见河套边的土地黑得流油，蹲下身子用手抓挠几把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跪下！敢抓王爷家的土！”就在他一愣神的工夫，一伙人上来就踹，把他踢翻在地。为首的人说：“你小子腿是软的，那就给本王爷家开荒吧。”好家伙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全家就给王爷开荒了，干了两三辈。后来，用血汗换来几亩薄田，家里人口增加，吃饭的嘴巴就多，张永贵还是两手攥空拳，穷得叮当响。张作霖父亲叫张有财，他看明白了，土地踩在地主脚下，穷人发不了财，不如走黑道躲衙门，阴沟里头掏黑钱。

那一年，辽河涨大水，发生了瘟疫，张有财的前妻和孩子全死了，又找了个小寡妇王氏，嫁过来后生下两男一女，老大叫张作泰，老二叫张

绝天
佳灾
婚人
配祸
小张
六作
子霖
娶为
亲匪

作孚，老三就是张作霖。张作霖父亲是久经赌场的赌徒，张作霖从小父亲拉着他的小手出没在赌场上，长大后他比父亲还精通赌场那一套，大白天出门小偷小摸，夜里走在谁家门前，一伸手就摸只鸡回到家扔进锅里，烧把火炖烂乎，爷俩小酒壶一掐喝小酒。他爷俩在赌场上唱一和，输了钱咬得大牙嘎吧响，恨不得把对手剁八瓣，赢了钱，爷俩抱成团在辽河套柳毛甸子上打滚，鬼哭狼嚎地唱：“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，从大门外走进来个黑巴溜秋的傻东西，他用手掠掠额头上齐眉的黑发丝呀，摇摇手腕上黄澄澄的金镯子，不慌不忙地系紧丝绸粉红的腰带，扣紧了那箍着圆腾腾奶头的绣着鸳鸯戏水的红兜肚……”唱够了就大吃二喝去嫖女人，高兴时顺手捎上一斤香油大果子，要给在家挨饿的王氏吃，走进家门口，大黑狗朝他俩叫唤，爷俩把大果子扔给狗一半，还大声地斥责王氏开门晚了，“咣”地踹一脚，不久，王氏就被折磨死了。

张作霖跟父亲学会了赌，但跟父亲却不亲，他说父亲是要蔫巴钱的，说话声音不高，眼珠子转动不灵活，是个放不出响屁赢不了大钱的孬种。不久父亲被赌徒打死，他没有掉一个眼泪疙瘩，只是比往常感到夜里走黑道少了个伴罢了。就是这样的环境，张作霖养成了打人敢下死手，骂人敢喷血口，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勾当全干过。他在赌场上输急眼了，敢操起红笔在大腿上画个圆圈，喊叫着：“我押上这块肥嘟嘟的肉，谁开局？我要赢了，你也得割肉下来。”日久天长，他就成了赌霸，闹得所住的村屯鸡犬不宁。不久他又想给他爹报个仇，一跺脚双手拍个响，说：“想要为爹报仇，就得手里有响动（枪）。”他在屋子里晃着脑袋瓜子转了几个圈，相中了一个巴掌大的破笊帚疙瘩，在手里掂了几个个感到轻点，就往笊帚疙瘩里塞了一块铁，用红布一包，掖在屁股后头，钻进辽河套里，遇见一个骑驴的老头，他一亮架势，摸出屁股后面掖着的笊帚疙瘩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，枪里的子弹够你吃的了，乖乖走过来！我是胡子爷，身上钱全归我，毛驴也留下，免你一死。”他抢光老头，回到家把驴杀了卖肉，打了烧酒，啃了驴骨头。

这次让张作霖尝到了甜头，他拍响脑瓜门说：“人走时气马走膘，兔子走运枪打不着。我可下熬到出头之日了。”他拉起十几个人，自己成了小揽吧（胡子小头），先替他爹报了仇，把打死他爹那人刀抹了脖子。不久，他感到人马太少，枪里子弹不足，发财也不算大，再加上名声不好听

(胡爷)，老想着能发展发展。正在这时关里派兵东北，先是打仗，后来又剿胡子招兵，他就带他那十来个人，把脸一洗投身马玉昆所部当兵。别看张作霖腿短舌长，不久就溜须当上了哨长。甲午战争时他先给俄国暗中当探子，见大鼻子给钱太少，一转脸又给日军牵头把沙俄给打败了。日本人识货，看出这个人将来必有大用，把从中国老百姓家里抢来的钱，给了他一大车，从此和他挂上了钩。战争结束后，马玉昆所部回防关内，张作霖便离队回家乡，在海城高坎村开兽医庄，专给牲口治病，干了一段，他怕荒废了自己拿枪的手，于是决定立业先成家，娶妻生子。

娶妻生子得选女子呀，他摇身一变，打扮成个货郎哥，挑着花扁担，一头挂着小镜子、花手帕子、假金假银的耳环子、掏耳勺子、小剪子、黄铜烟袋锅子、玉石烟嘴子，扁担另一头挂着五颜六色花洋布的布条子，两头带抽匣的箱子里装的是胭粉盒子，抹嘴唇的口红，画眉毛的黑墨粉。扁担一上肩，货郎鼓一摇，连鼓带锣一起响，走进村子里他就开喊：“小扁担颤巍巍进了村，货郎鼓儿一响敲开了美人心扉，大姑娘小媳妇快来瞧哇，你脸蛋上用的、嘴上抹得，有红似白的全都有，花红柳绿小布衫穿上能显出小细腰板儿，贴心坎的红兜肚绣着鸳鸯戏水，花脖领上绣的是一串金鱼交尾，盛开的粉得噜的莲花，水灵灵的牡丹……”每次喊完，最后准加上一句：“专卖东洋小日本的印花布，不花钱你扯上几尺我也心甘哪！”他这一番说唱，加上摇得山响的货郎鼓，把大姑娘小媳妇的心都晃动了，有的跷着脚跟从墙头往外看，有的从窗户眼瞄着瞅，真是年轻女人的心拴不住。老年人骂货郎汉是开春的狐狸，叫秧子的狸猫。骂别人也许骂错了，可骂张作霖那是骂对了，他纯是寻花问柳。每次进村，放下挑子，女人们围上来，他麻溜拉开货郎箱子，香氛呛鼻眼子，洋花花布像蝴蝶似的飞起来，他的眼睛也飞出了眼眶子，手脚不闲着，东拉一把大姑娘的手，西摸一把小媳妇的胸，嘴里粉色春话连篇。就这么一来二去，他一下相中了赵家庙富户赵占元家二闺女，扔了货郎鼓，成天骑着马，身背大枪，怀里掖着匣子枪，往老赵家跑，软磨硬泡到底把赵氏弄到手。这不，大婚之日，赶上蝗灾。

新媳妇被张作霖抱上花轿，蝗虫就盖了帽，把小喇叭筒子堵得都吹不出音了，鼓皮上落有二寸厚，鼓槌敲下去，“噗噗噗”直溅绿浆子，咬

绝天
佳灾
婚人
配祸
小张
六作
子霖
娶为
亲匪

得迎新人马一路之上爹妈乱叫，“扑噔扑噔”不断地从马背上摔下来。八人抬的大花轿叫蝗虫遮得看不出模样了，把赵氏吓得坐在轿里直打哆嗦。张作霖大喊大叫：“蝗虫遮轿喜从天来，新郎发福又发财，不当王爷做皇上，谁管辽河得大灾。”偏偏这年头黑老鸱分外的多，成千上万的在天上打转转，它们有食吃了，装了满肚子蝗虫，胀得漫天屎稀屎，稀屎屎的满地，像铺层臭棉花。你再看张作霖，从头顶到靴子尖上全是老鸱屎，那身绣着福字的新郎服也成了稀屎褂子。他气得大骂：“让你黑老鸱屎，张作霖到了家。”正好“叭”的一泡稀屎屎他一脸一嘴，臭气熏天，他猛地一脚踹开洞房门，总算把媳妇抱进屋里，张作霖后来吹牛皮说，他娶妻是经蝗（皇）封的。

张作霖冒着蝗虫和黑老鸱稀屎与赵氏成亲后，他加入了董大虎匪帮，双脚正式踏上绿林这条路，打家劫舍，不论穷富，下手就抢，打窑、攻屯、截火车，堵河马头，抓票，撕票，砍头，扒皮，火烧，绳子勒，祸害妇女不计其数。辽河套上下哨，大小村屯，男男女女，提起张作霖来，都舌头打卷吸口凉气。

一转眼，张作霖结婚一年多了，媳妇赵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。这小矮子也是个怪人，媳妇挺着个大肚子不在家好好养着却往外送。为啥？他领日军打过俄军，俄军到处抓他；他独吞一车袁大头，胡子恨他。就这么着，他觉得家里不安生，偷着把媳妇往他把兄弟张景惠家送，张景惠扯着大舌头说：“咬（老）弟，老婆藏在我的狗窝里保险。”没有想到，送的过程中，半路他媳妇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张作霖听说孩子大人都平安，高兴得杀猪宰羊大摆酒席，大碗喝酒，说：“我张作霖有儿子啦。当初我老婆肚子还没怀上时，孩子名字就想妥当了，起个官名，叫张学良，号汉卿。有哪一天我要从良，儿子汉卿当上大官的意思。”他双膝跪下，谢天谢地地喊：“老张家有后人了，我要把脑袋瓜子掖在裤腰带上和大家一起往前冲！”当时在场的人都磕头焚香，狂喝滥饮，连轴转热闹了三天三宿。

张作霖果真是腰里掖着刀和枪，皇上老子也敢斗的滚刀肉。他领着几个枪法好的小揽把跳墙去见冯麟阁老胡子头。一见面就把一张牛皮吹成蒙天大鼓，说他能把东三省不久攥在手里，不费一点劲。冯麟阁见张作霖是干胡子的材料，就对张作霖说：“你敢钻火坑？刀抹脖子也不眨巴眼？”张作霖从怀中摸出一把尖刀，说：“说别的没用，把肚子剖开，你

看看里面的瓢。”冯麟阁看出张作霖很认真，急忙抓住他的手腕子，拉他加入了冯的绿林帮伙。张作霖心里不满足，因为没当上二揽把。不过他暗下决心，利用这个地方，早晚要出人头地。他把当地比蒿草还多的胡子，连唬带诈，连收带买，不顺杆爬的不是把你消灭掉，就是引官兵消灭你，各家财主修炮楼买枪雇炮手搞村屯自卫也得向张作霖挂号，辽河套方圆几百里的村屯看守院子的“保险队”都入了胡子帮，归到张作霖名下。开头是个管十来个村屯，接着三五个县。他心黑嘴甜，溜须舔屁眼子，能把香臭倒过来说。一来二去，晃肩膀头工夫，他的地位在大揽把之上了，乡绅地痞流氓上下全交下，张小矮子变成张大爷，浑身上下银元叮当响打酸胯骨肘子，出门相中了大姑娘卢寿萱，腰里掖着匣子枪，娶下二房。

冯麟阁见张作霖得瑟挺欢，就说：“咱们当胡子也有家规呀，得讲理面和脸面！不能狗皮袜子——里外面不分！”

张作霖不买他的账，说：“咱们是葫芦头子脑袋——没有脸面。钱财从来就不分两面，不分管家，不分管外鬼，谁给钱多就叫爷，谁给奶吃就叫娘。只有我的匣子枪才分大小辈！”

张作霖翅膀越来越硬，在辽河套独出心裁地搭起八丈长的大芦席棚，挂起八丈零八尺的大双喜字，每天杀猪宰羊，鸣枪放炮，敲锣打鼓，烧香点蜡。一时间穿长袍马褂，军装袈裟，西装马甲，跑马的、骑驴的、坐车的、坐轿的都像赶庙会一样，四面八方成堆的人群都涌上来。原来，他开了个拜把子大会。八丈八尺长的桌子蒙上蓝布，摆满金兰谱帖子。特别的是在太师椅子上端坐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，摇红签子，唱红喜卦。来的人一帮一伙地磕头作揖，称兄道弟喊破了嗓门子，这些都是张作霖召唤来的各路土匪、胡子，三教九流，会道门人物。转身工夫张作霖成了土匪首领大揽把了。他的这番所谓的壮举，真是帅旗一摇摆，把成千上万的土匪聚拢在身边。他张作霖自己封侯挂帅成了土匪大王、胡子的“总揽把”，成了各地团练的“总团练”。吓得周围各县城的官兵不敢出城门，省城出营巡逻也偃旗息鼓，张作霖把铁路和水旱码头都占了。开春各家各户小鸡子下蛋、河里捞的鱼虾得先送给他们尝鲜，冬天烧好热炕头给他们睡。大姑娘小媳妇得让他们搂，张作霖在辽河套一带名震四方。

经过几次拜把子金兰谱大会，张作霖把吉林、黑龙江的胡子都聚拢

辽河套来了。每次，他都出头露面，双手捧起一大碗酒，高声地说：“各位把兄弟，当今之世，满洲无主，我等不应安居一方，而应将小股流动之盟兄弟合并为一股，形成强大势力，而后称霸满洲。手臂软者称懦夫，脖颈硬者为勇士！”此时太阳光线强，众人望之，见张作霖身子猛然升高丈余，两眼炯炯有光。他的几个铁杆朋友，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汤玉麟领着众胡子高呼：“张大帅！”这么一叫，他也不脸红，走下座给大家赐酒。

张作霖大拜把子，几乎把东北三省大小土匪都绑在他这一条绳子上。这事传到了北京城，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东三省是土匪老巢，张作霖是东三省匪首的“总大揽把”。这下子，张作霖的野心更大了，连日本流窜没回国的浪人都和他拜了把子。张作霖知道，将来要想在东北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没日本人撑腰眼子是立不直的。他感到当胡子头子终究没啥大出息，只有往官面上钻才能大展宏图。

日本关东军特别注意这个张作霖，几次向天皇和军部表明，对张作霖该杀就杀，该刚就刚，早动手比晚动手好，明动手不如暗动手好。裕仁皇储的批示：“先不动手好，让他先跟着走好。”关东军得势，对张作霖采取能让他出头就出头，但不能出过了头，不能出头就别出头，更不准他的头伸到关东军战刀的外头。为此，派人寸步不离暗中监视着张作霖的动静。

官府派来的奉天将军增祺也盯上了张作霖，他一到任就暗下道整饬令：消灭张匪。增祺当过福建省船政大臣和闽浙总督。他知道张作霖的底细，自己要想在奉天干出名堂，非得拿张作霖开刀不可。

张作霖的耳朵是在深草棵子里练出来的，蚊子放屁都能听见，增祺要杀他的消息早就探听明白了，知道增祺在日俄战争时俄军打入奉天城，他逃出奉天，被俄军追到新民，逼着他签订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》，拱手把奉天交给沙俄管辖。京城下令把他割职，但一时半晌派不出官员去替换，只好叫他暂留原任。这家伙是个出了名的喜欢小老婆的花头老公，小老婆比他大将军的命还重要。了解这些，张作霖上来狠劲，我不仅要把你增祺弄趴架，还要给你再加一顶绿帽子戴，要你知道我张作霖的厉害。

恰恰就在这时候，张作霖得知增祺的小老婆正藏在新民，增祺一天见不到貌美如鲜花的小老婆就饭茶难咽，小老婆一天不在身边，他就像丢了肝少了肺一样，这两天正张罗着把他小老婆接回奉天。张作霖先把新民周围土匪支开，又一甩袖子把新民哪疙瘩的深草里、河湾子里的胡

子安顿收买下来，把辽河套这一段路变成了路不失遗、夜不闭户的太平世界。增祺听下边报告，这段路连个匪毛都没有，便放心地派亲兵到新民府接小老婆回奉天。他把府邸打扫得像新房一样，每个角落都用檀香熏过几遍。并下令说：“过辽河时把小车子盖严实点，不能让那里的臭鱼烂虾熏着太太。”

张作霖亲自在柳毛甸子里静候增祺的小老婆，连着等了好几天，一来害怕走漏了风声，更重要的是早就听说增祺小老婆美得赛天仙，看上一眼有福气，摸上一把就成仙，亲个嘴半年脸蛋都带香气，所以他浑身被毒蚊子咬了几十处大包也不嫌刺痒。

这天，接太太的队伍正好走到辽河套柳毛甸子里，忽然迎头几声枪响，立刻钻出一伙人把花花小轿给拦下，有个家伙慌忙去挑小车的窗帘子，可能要保护增祺的小老婆，“砰”，便被一枪打撅腩了。张作霖走上前来，抽口大气，两手伸进花轿里，像掏小鸡似的把千娇百媚的小老婆抱出来，嘴里叨咕：“别怕，小鸟儿，我是张作霖。”脸蛋贴脸蛋地抱上早已准备好的花轱辘小车子，一晃鞭子，带着众匪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

增祺听说小老婆在柳毛甸子被人截走，咧开大嘴丫子哭得鼻歪嘴斜，半天才喘上一口气来，说：“这还打算让我活不呀？”赶忙四处派人打探，一时没有寻着下落。这天，将军府里出现一个人要见增大人，那人自报叫张作霖。增祺一想，这事可能跟他有关，恨得牙根直痒痒。他认为张作霖是他手拿把掐的人，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截大将军的小老婆，没想到张作霖敢亲自找上门来，这个张作霖真是色胆包天了。他剌剌耳朵问道：“来人真是张作霖？”副官小心地说：“将军大人，来人是小矮个子，拍着胸脯自报姓张，名作霖。”

将军赶忙的问：“来人是张作霖，他带来什么见本大人？”

“报告大人，听说他是保护夫人平安回府的。”

“他身上带枪了吗？”

“带两把匣子枪皮套，里边没有装枪。他走进府门就主动地交了皮枪套子。”

增祺明白，这带枪套子不插枪就等于来投降。

增祺把脚上鞋都跑掉了，双手抓住张作霖，说：“哎呀呀，你是小夫人的大恩人哪！”

绝天
佳灾
婚人
配祸
小张
六作
子霖
娶为
亲匪

张作霖扑通一声跪下，又向前跪爬半步，连哭带叫地说：“大帅，是我张作霖斗胆冒死从枪口下救出您的俏夫人呀，这真是一颗喷香的珍珠呀。”他下意识地吧嗒几下嘴唇。增祺见张作霖吧嗒嘴，好像舔了他小老婆的脸蛋子，强忍住攻上心头的一股酸火，忙问：“快快地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张作霖一直腰，长叹一口气，把如何救美的事胡编了一通，最后说：“我的大帅呀，夫人真是玉洁冰清，没有人动过一手指头呀。我张作霖算是完璧归赵了。后来夫人吓得站不起身子，这时枪声如爆豆，万般无奈，是我张作霖顶着枪弹躬身背起夫人的呀。”他是想表现自己，才顺嘴瞎咧咧。

“哼，你怎么能背本大帅的夫人，那身贴身，肉挨肉的，你不要命了？”增祺久闻张作霖贪色，听他背着自己的小老婆，气得浑身肉皮子打哆嗦。

“大元帅容禀，当时车子全被胡子给烧了。”

“用大轿抬。”

“轿子也被土匪给砸了。”

“用马驮。”

“马也叫胡子骑走了。”

“让女人抱。”

“女人都让土匪拉去睡觉了。”

“那只有你来抱了？”增祺心尖一疼，眼眉立起来了。

“大帅爷，我是先认下干妹子才抱的。老话说亲抱亲，一家人，赶明个儿，我亲自把夫人给你送回来。”增祺嗓子眼“咕噜”一声，张作霖这小子见着美色女子有雁过拔毛的本领，此刻不管有人怎么去想，本大人判过一辈子花案，干哥哥抱干妹子这也在情理之中。于是，主客双双落座，开始叙谈起亲情来。接着大摆酒席，连着喝过几盅烈性酒之后，增祺眼睛迷瞪花乎了，舌头根子喝成干木头片子，问道：“我的小干哥哥，你这是为了啥卵子事打白旗呀？”他指的是张作霖进来光背枪套没有枪的事。

“我的老干哥哥呀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张作霖平生没说过一句真话，这回我说上一句，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呀。救大帅夫人是一脚踢出个响屁来——赶上巧劲了。”

“我的老干弟弟呀，当官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官，我脑袋瓜子上顶着花